

反抗命运的人 贝多芬

〔捷〕安·扎果尔日著 李桅译



反抗命运的人 贝多芬

〔捷〕安·扎果尔日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吕敬人

反抗命运的人——贝多芬

〔捷〕安·扎果尔日 著

李 桅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75印张 147千字

198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定价0.7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传记小说以生动而细腻的笔触，记述了一代音乐大师贝多芬生命的历程。

贝多芬的一生充满了坎坷：社会的不平、爱情的打击、疾病的折磨、命运的多蹇……但是他以顽强的意志奋斗不息，在名师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贝多芬在自己不朽的音乐作品中表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积极进取精神，抒发了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他以音乐为武器，向不公平的命运发起了进击，甚至在双耳失聪的情况下，还奇迹般地指挥了著名的《第九(合唱)交响乐》。

小说在刻画贝多芬感人形象的同时，还介绍了贝多芬的代表作品（如《英雄交响乐》《命运交响乐》《田园交响乐》《合唱交响乐》《热情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等）创作的时代背景及作品的主题思想。

А.ЗГОРЖ
ОДИН
ПРОТИВ СУДЬБЫ
(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0.г



“我要不是个烤面包的，也许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音乐。可您，我的好先生，夜里睡觉，白天工作。我却正好相反。既然夜里要烤面包，那就只好白天睡觉。可偏偏不行……您从早到晚都在摆弄您的音乐，闹得人别想阖上眼。更甭提楼梯上总有人跑上跑下，来来往往啦！梵·贝多芬先生，我可实在受不了啦，您还是另外去找房子吧！”

面包师菲舍尔穿着条麻布裤子，衬衫上沾的满都是面粉，光着脚穿一双家用便鞋，气冲冲地离开面包房朝自己那所老房子的大门口跑去。迎面走过来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面孔红得出奇，目光黯淡无神，眼皮有点肿，象是还没睡够似的。那模样儿实在不讨人喜欢，再看那打扮，分明有点过时了：一件暗绿色燕尾服，一双白丝袜，鞋子上系的是银质大带扣，头上的假发挽着黑花结，稍不留心就好象会掉下来似的。手里还拿个包袱，鼓鼓囊囊的，象是塞满了

破布。

只见这位先生一言不发，神态高傲地盯着那位气势汹汹跑上前来的面包师，看到房东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便突然笑了起来，脸色豁然开朗：

“您听过莫扎特的演奏吗？”他把一只手放在面包师的肩膀上。

菲舍尔眨了眨眼睛。没等他回答，对方又把这个奇怪的问题提了一遍：

“我是在问您：您听过莫扎特是怎样演奏的吗？”

“没，没有……”面包师不知所措地回答。

“这么说，您想必是没有听过啦。”对方的声音里包含着惋惜。“太可惜了！那可是位神童！十四年前他在我们波恩演出过：既是个技艺高超的钢琴家，又是个作曲家。菲舍尔先生，您想知道，他当时多大年纪吗？才七岁，菲舍尔先生！”

“我只知道，我可从来没有象别人那样睡足过觉。”面包师小声嘟囔道。

面包师窘迫中说出的这句话，那位先生根本没有听，只见他把戴着白色假发的脑袋晃了好几下：

“莫扎特可是个世上少有的真正的奇才，信不信由您。当年，这孩子我在巴黎为国王夫妇演奏过，在伦敦简直把那位英国女王给彻底征服了！公爵们和侯爵们都纷纷邀请他去自己的城堡演出，那金子啊，简直象河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流进他的口袋！”

那个胖面包师终于明白，这位公爵府里的乐师兼男高

音歌手约翰·贝多芬是在愚弄他。也许，他只不过是喝醉了？这种事可发生过不止一次！面包师听腻了有关神童莫扎特的故事，于是又发开了火：

“您还是最好别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吧！趁早把房子腾出来！您这一番花言巧语说了也是白搭。”

那位有经验的演员故意做出一副吃惊的神态：

“我的房东先生，可我们现在谈的正是这件事呀！莫扎特眼下已经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作曲家了。都城维也纳的人都崇拜他。他只要到哪位大臣家里随便弹弹钢琴，对方总是引为莫大的荣幸。”

“贝多芬先生，我担心，您今天有点喝醉了。咱们下一回再谈吧！”面包师感到十分气愤，转过身子，要回面包房去。

“没那回事，亲爱的房东！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清醒过！请您还是听我把话说完吧。那些曾经听过莫扎特童年时演奏的人，到今天仍然引为骄傲！当年他住过的那间屋子很快就要挂上纪念牌了。而您呢？您却不想让自己的陋室四壁增辉。难道您就不怕将来有人责备您，说面包师菲舍尔当年曾经把一位神童从自己的屋子里赶走？！”

“您自己也闹不清您在说什么，贝多芬先生。我可从来没有把年轻的莫扎特赶走过，因为我压根儿没见过他。再见！”

“不，房东先生，先别说再见！我们的话还得继续谈下去。我的大儿子路德维希就是这样一个神童。他的名字也

会传遍全世界的。不用过多久！很快就会的！不信，您就瞧着！”

老贝多芬把包袱放在门旁的一张长凳子上，接着又摊开一张用粗体字印出来的海报。

吃了一惊的面包师不由地读出声来：

通 知

1778年3月26日

宫廷男高音歌手贝多芬将不胜荣幸地在音乐学院大厅把自己的两位学生介绍给听众。他们是宫廷女中音歌唱家阿维尔顿克小姐和自己六岁的儿子。

前者将有幸演唱各种悦耳动听的咏叹调，后者则将表演各种器乐曲和三重奏。

他希望演出能带给各位高贵的先生以充分的愉快，承蒙宫廷全体成员垂青，两位演员已经给予他们以美好的享受。

演出定于下午五时开始。

未订长期票的先生们和女士们请付一枚金币作为票价。

“喏，菲舍尔先生，您对这一点有什么高见？”当面包师的目光停留在海报的下半部分时，宫廷乐师问道。

面包师沉默片刻，无言以对。接着怯生生地说道：

“贝多芬先生，依我看，海报上有个错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路德维希不是六岁，而是七岁半。”

约翰·梵·贝多芬满不在乎地挥了挥那只长得很漂亮

的手；

“多一岁，少一岁，这有什么要紧的！神童的年龄应该是越小越好。亲爱的房东先生，最重要的是，演出带给路德维希的将会是荣誉，带给我的将会是金钱，而带给您这座房子的则会是尊敬！”

“受人尊敬我不反对，可得让我在夜间受完累后先睡好觉。所以房子我还得让您腾出来。”

“得，得，您可别这么做！”男高音歌手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什么事他也没有拿它当真过，更别说这位房东的怒气了。

“您只消告诉我，什么时候您需要安静，我们就尽量演奏得轻一点，或者干脆给您演奏摇篮曲？”

“您还要给我带来多少麻烦？上个月的房钱您就没交，这个月眼看又到日子了。”

面包师刚发开牢骚，又打住了，因为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两位交谈者都沉默下来，退进院子里，惊奇地看着那位走进来的人。

来人中等年纪，背已经驼了，看上去身体很虚弱，一头假发好久没有梳理。他进院子时根本没去注意别人。身上穿的那件燕尾服晃里晃荡，裤子显得太短，一双袜子早就看不出是白颜色，但走起路来步伐却矫捷而又匀稳。

只见他右手拿着一根油漆已经开始剥落的黑指挥棒，左手拿着卷成筒状的乐谱，指挥棒把乐谱敲出了节奏。

“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到这儿来！”

“别说话……”男高音歌手截住面包师的话头。“咱们

还是看看，他想干什么。”

两个人象城里所有的人一样，对进来的这一位都很了解。从前，他是个音乐家，多多少少写了点曲子。人们说，他因为勤奋过度，头脑已经完全“失去常态”，里面剩下的是一团混乱。当年，这位音乐家是城里受尊敬的公民，如今却成了一个疯子，跟谁也不说话，只是挥动着那根指挥棒和卷成筒状的乐谱满城到处乱转。

现在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侧耳倾听屋子里的声响。从一楼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乐曲声。有人在娴熟地弹奏钢琴。

疯子开始合着音乐的节拍挥舞起指挥棒。只见他全身都在摇晃，脸上露出安详的微笑。显然，屋里传来的乐曲声带给他那双富有经验的耳朵的是一种享受。他就这么站立了一会儿，又用手中的指挥棒指了指里面坐着一位看不见的钢琴家的那所屋子的窗户，连连点头。这个动作表示的只能是一种意思：曲子好，钢琴家演奏得也棒！

“您看见了吗？”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走远了的时候，约翰·贝多芬小声地对面包师说，“他指的是我那个房间！难怪人们都说，真理出自孩童和傻子之口。他夸奖的是我儿子！称赞的是他的演奏！”

“也可能是，”面包师颇有分寸地表示同意，“但即使是您、您的学生和您的三个儿子都演奏得象天使一样地好，那叮当声啊、歌唱声啊、跺脚声啊、尖叫声啊，我反正都听够了。”

“我真没想到，您竟会是这样一个反对艺术的人！”

“我可没说我反对艺术。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睡觉。”

“房东先生，我得警告您，您可要倒霉了，仁慈的公爵大人会对您大发雷霆的。”

“哼……”

“我要处在您的地位，才不会‘哼’哩，而是立刻放弃那个让我们搬家的要求。您刚刚看了那张海报，我的儿子已经在大主教的官邸里演出过。您简直想象不出来，他的演奏有多成功，那些大人先生们又有多么高兴！公爵抱住孩子，抚摸他的面颊，激动得眼泪都禁不住要流出来。而我只消告诉您，您……”

“大主教先生为人公正，他知道，面包师应该是夜里烤面包，白天睡觉。”面包师反驳道，但缓和下来的语气证明他的决心已经动摇。

在波恩谁惹得起大主教？他的城堡里养着一大帮侍从长、高级侍从、仆役、猎人、马伕……天知道这位大人物手下多得简直数不过来的仆从另外还有什么称呼。

波恩城有八千居民，每个人都想从城堡里流出的那条金河中捞点外快。公爵手下的那帮乐师属于那些最潦倒的人们之列。他们统共三十六个人，约翰·贝多芬是其中的一个。

面包师非舍尔很清楚，他那位厚脸皮的房客在公爵所有的手下人中间是个最不起眼的。他那故去的父亲比他更精明一些，尽管是个佛来米人^①，却当上了职位相当高的乐

① 居住于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日耳曼语系民族。

队指挥。另外还开设了两家酒馆，卖的是著名的莱茵葡萄酒。

对这位当儿子的贝多芬，面包师就实在谈不上什么尊敬了。可他还有个儿子路德维希！统共才七岁，满城的人都说他有远大的前程。当然，也有人在暗中窃笑——他们看够了那帮神童！可菲舍尔是有眼力的！这孩子可有点与众不同，尽管象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也爱淘气，但有时候却又象个成年人似的，显得那么严肃。眼睛盯着远方，默默无语，不苟言笑，总在想些什么。接着突然跑回家里去，这时屋子里就会传出弹钢琴的声音，那曲调说不定还是所有乐谱里找不到的哩。菲舍尔尽管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可他对音乐还是在行的。不管怎么说总还有机会接触过它。当年那位老乐队指挥，常常把弹奏乐器作为一种消遣。和他一道这么做的还有他的学生们和儿子——那时候，这位当儿子的还是个年轻的美男子，又是个大有前途的男高音。

“贝多芬先生，为了不让您说我这个人不肯通融，那就这样吧，我再等一等。我这么做，看的是路德维希的面子。可有一点，早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可要轻一点。因为音乐并不总是需要轰隆轰隆地演奏得山响！”

男高音歌手点了点头，拿起自己那个古怪的包袱，便朝屋内走去。只见他登上木楼梯，走进自己住所的厨房。小房间天花板很低，窗户旁边坐着一位身体单薄、个头不高的妇人，膝盖上放着一件针线活，神态显得很悲哀。那位做丈夫的刚一进屋，她便把脸扭了过来，这张脸消瘦，透明，颧骨上泛出一抹红晕。他把包袱递给了她，不无骄傲地说道：

“取回来了，漂亮极啦！你过来瞧瞧！”

妇人站起身。这时候房间里跑进来两个孩子——四岁的卡斯帕尔和两岁的尼古拉。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墩实，小脸蛋儿红得象被红砖擦过似的。

只见他们你推我挤，好奇心十足，争着要看父亲放在那张擦得很干净的桌子上的包袱。

“燕尾服！跟我的那一件完全一样！”宫廷歌手神气十足地说道，一面把一件用绿色锦缎做成的小小的礼服铺展开来。它很小，看上去挺可笑，完全是照大人礼服的样式做出来的。

接着他又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件花花绿绿的小坎肩和一条颜色与燕尾服相同的紧身裤。最后是一副假发，颜色雪白，盘成许多长长的发卷。

“小莫扎特当初就是这么打扮的！咱们的路德维希一点也不比他差！不管是比穿着，还是比演奏。”做丈夫的用一种吹牛的口气说道，“可你，当然，是不喜欢听这些话！”

妻子耸耸肩膀，叹了口气。这一来又把丈夫惹火了：

“哼，就你不喜欢。可我却不得不拿出一大把金币，这可决不是骗你，还算好，裁缝答应等开完音乐会再要手工钱。料子他选的是上等的。你不妨想象一下，路德维希穿着绿色燕尾服，戴着白色假发上台演出，该多神气！这可是个六岁的神童啊！哦，还有佩剑！我的天，让我全给忘了！还得买一把镀金的小佩剑。莫扎特当年就有那么一把。说不定，剧院服装部能够借到。”

“不幸的孩子！”妻子叹了口气，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

不见。

“不幸？我倒想知道知道因为什么？”

“孩子们，到院子里玩去，”做母亲的突然吩咐道，“我不想当着他们的面谈这些事，”贝多芬太太冲着门外点了点头，“可我现在要告诉你，这种音乐会我不喜欢。”

“为什么？是不是路德维希不想练琴？看我怎么去开导他。”说着做了个威胁的手势。

“打吃完午饭他就练个不停！”

“可别又乒乒乓乓弹他瞎编的那些玩艺儿。他就爱这么胡闹！”

“咱们的路德维希练得可好哩。你自己听听！”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这时从邻室传来的那快速而又匀稳的乐曲声听起来更加清晰。她继续说道：

“他可没有哄弄你。可这得吃多少苦头！”

“蠢话！他这是从小就热爱音乐！”

“这倒也不假。可说什么他还是个孩子。有时候他也想去院子里跑跑，捉捉迷藏，玩玩球，可你就是不准他那么做，简直把他拴在钢琴上面了！”

“我是为他的前途着想。他应该成为一个大钢琴家！”

“可你总得多多少少让他开开心呀，”做妻子的反驳道，“约翰，你就痛痛快快地承认吧，你关心路德维希的前途，可你更加关心的是钱。”

“怎么，你是认为我们的钱很多，是吗？”

“我们穷，这是事实，可这又是谁的错？你的薪水固然少得可怜，这不是——一年才二百五十个杜卡特^①，还得养

三个孩子！可如果你能教教器乐课或者声乐课，还可以挣同样多的钱呀。我所担心的只是，学生们要是真的来了，你还在小酒馆里坐着哩，那可怎么办？你也许醉得连乐谱都分不清了。”

做丈夫的突然从长凳上站立起来：

“你看怎么样，马格达，是不是让孩子把衣服试一试，看穿了合不合身？”没等对方回答，他便朝门口走去。“你过来一下，路德维希！”

琴声并没有马上停止。弹琴的人直到把一个乐句奏完，手才从键盘上挪开，然后立即出现在门口。这是个个头不高，看上去却挺结实的孩子。头发出奇地黑、又出奇地浓，披在脑袋后面，皮肤也是黑黝黝的，就好象他不是莱茵河畔，而是在阳光灼热的南方的某个地方长大的。一双黑眼睛露出疑问的神色：把我叫来干什么？

“孩子，我为你准备了一件你猜想不到的礼物。一个星期后要开音乐会。你就等着，看我和妈妈把你打扮成什么样子吧！”做父亲的一面夸口，一面把衣服铺开。

路德维希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失望的表情。只见他把目光从桌子上移向窗户。吸引他的是那春日的黄昏，裁缝师傅的好手艺丝毫也打动不了他。

“快穿上，路德维希！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

孩子没有回答，皱起了眉头。开始在默默无言的母亲的帮助下穿衣服。做父亲的把那双白丝袜递给他，亲自动

① 威尼斯古金币名。

手帮他把黑皮鞋上的镀银鞋扣扣上，又把假发套在他那又粗又硬的头发上，整了整下巴下面那个漂亮的花结，这才领着孩子到隔壁房间去。那儿挂着一面镶在金色的冲压镜框里的大镜子，形状特别，上宽下窄。在那些寒酸的摆设中间，唯有这件豪华的装饰品可以使他们回忆起当年祖父活着时家道如何兴旺。

小路德维希久久凝视着镜子里面那个奇怪的小孩。经那白色卷发一衬托，那张面孔在他自己看来简直象粘土一样黄，实在丑极了。他既不去看那长得过了膝盖的绿燕尾服，也不去看那几乎和它一般长的花花绿绿的坎肩。他看到的是银光闪闪的镜子里的那张黑不溜秋的脸，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阴沉。

做父亲的却兴高采烈。只见他围着孩子转了好几圈，好从各个角度加以欣赏。他在想象着，自己是怎样把路德维希领上台，让孩子在钢琴旁就坐，然后站在他身旁，帮他翻乐谱，最后，当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时，他又是怎样和自己的这个出类拔萃的孩子一道谢幕。

“我还得给你弄一把镀金的佩剑！”做父亲的许诺道，“没有它是不行的。”

孩子对父亲最后说的那句话寻思片刻，接着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

“您还得给我一架手摇风琴！”

“什么样的手摇风琴？”

“我们学校不久前来了个流浪乐师。手里牵着个用铁链锁着的猴子，打扮得跟我一模一样。乐师演奏的时候，它

就跳舞。”

“路德维希！”做母亲的赶忙警告他。

做父亲的这一下子可火了！

“把衣服脱下，马上给我坐到钢琴旁边去！”

刹那间，孩子陷入沉思，神色悲哀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件脱下了一只袖子的小燕尾服还披在身上。

从窗口可以看到那闪闪发光的屋脊和波光粼粼的莱茵河平静的水面，对岸是绿色的山冈——谢米山。那边，大街上，灿烂的阳光普照着所有的孩子，——不管是普普通通的还是出类拔萃的。

“爸爸，我想到街上去。”孩子央求道。

“就让他去一会儿吧，”做母亲的也帮着央求。“多好的一个黄昏啊！”

“可音乐会呢？”

孩子没吭声。做母亲的继续说道：

“他练琴可下功夫罗。弹得也真好，实在好得不能再好啦，太阳这就要落山，该让他出去玩玩啦。”

“再去练它一会儿。”那位一家之主开恩般地说道，“晚饭后我再来听听，要是弹得一点错也没有，那我就放你出去。否则，——休想！”

路德维希闪电般地把那件缎子坎肩从身上扯了下来。

“咳，咳……”约翰·贝多芬连声埋怨道，“就算象你所说的那样，这身衣服只配给猴子穿，也不该马上把所有的扣子都扯掉呀。”

这位歌手亲自动手，把这身准备给儿子在音乐会上穿